

渡边淳一

最新自选短篇小说集

泪壶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渡边淳一
最新自选短篇小说集

泪壶



冯芳 李韬谨 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泪壶 / (日) 渡边淳一著; 冯芳等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1
(渡边淳一最新自选短篇小说集)
ISBN 978-7-5039-3180-2

I. 泪… II. ①渡…②冯…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
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1723 号

版权登记号 图字: 01-2006-5969

泪壶 2006年4月第一刷发行

© Junichi Watanabe 2006 Printed in Jap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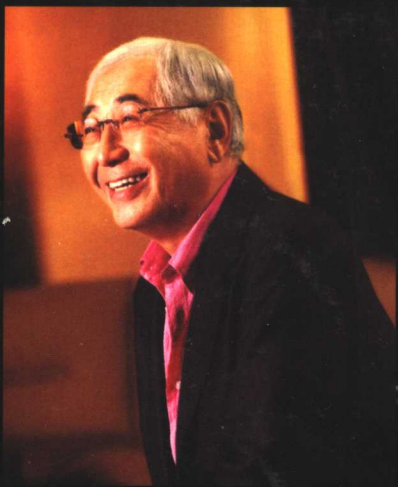
ISBN 4-02-250095-6



泪壶

著 者 [日] 渡边淳一
译 者 冯 芳 李韬谨
丛书策划 刘宝华 沈悦苓
责任编辑 董 耘 胡 晋 金 燕
责任校对 方玉菊 崔建文
装帧设计 宝 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6.375
字 数 210千字
印 数 1-10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039-3180-2/I·1495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渡边淳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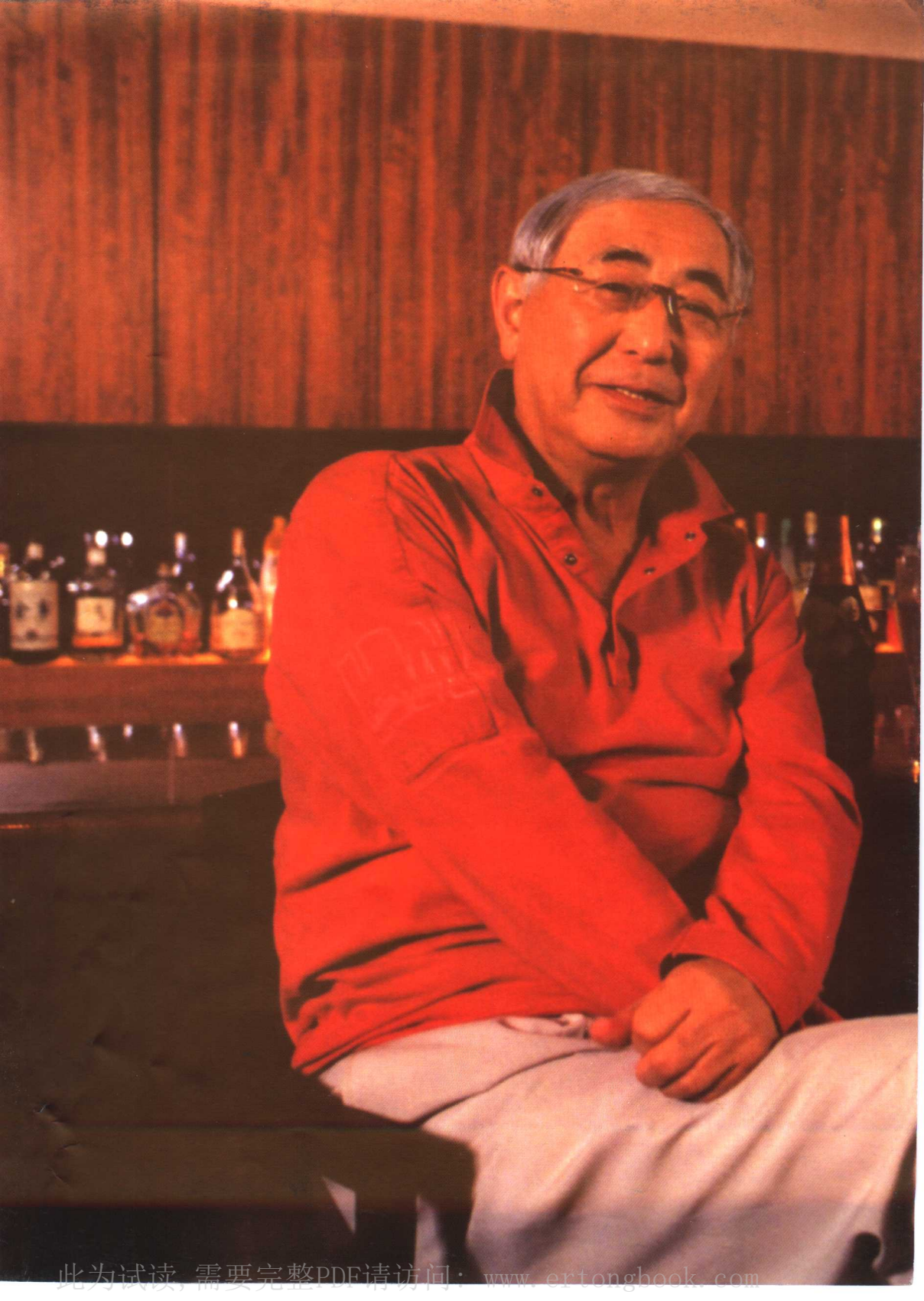
watanabe junichi

日本当代著名作家。1933年出生于日本北海道。毕业于札幌医科大学并担任整形外科讲师，医学博士。授课行医多年，后弃医从文，从事文学创作。

1965年以小说《死化妆》获新潮同人杂志奖，正式登上文坛。1970年小说《光和影》获直木文学奖。1980年以长篇传记作品《遥远的落日》获吉川英治文学奖。著有五十余部长篇小说及多部随笔散文及传记作品，成就卓著，影响广泛。

代表作《失乐园》曾先后改编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在日本出版印刷达260万册。

渡边淳一的作品十分唯美，并专注于人物感情描写。从医的经历与生活的积累为他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他的小说在题材、手法、观念等方面为日本文学拓展了新天地。被誉为“日本现代情爱文学大家”、“现代男人的代言人”。



目录

蔷薇联想 /1

泪壶 /40

玉虫神龛 /68

银座的黄昏 /105

暗恋 /137

为死者化妆 /166

显微镜下的阴影 /195

葡萄 /239

蔷薇联想

冰见子的脚掌上开始出现湿疹的时候，正是梅雨下得最频繁的六月中旬。冰见子的脚长得又小又紧绷，脚掌还特别地弓。她的脚是二十三公分的，因此穿九号半的鞋。她脚掌的前端肿起来的那部分皮肤已经脱落，附近的皮肤已经龟裂，发着白白的光。仔细观察发现有一部分湿疹已经扩散到了脚掌的中间部分。也不是特别地痒，用手一挠它，就会掉下一些银色的粉末。

“会不会是脚气？”

冰见子是“创造”剧团的一名见习演员。晚上她就在同剧团的前辈在新宿开的一家叫“蒂罗尔”的快餐店里打工。

可能是梅雨季节的缘故，脚底很容易出汗。再加上在排练场上和同伴之间经常换着穿拖鞋，也可能是这样被传染上的。

“喂，你们谁有脚气吗？”

那一天，早上十点的时候，冰见子一到排练场就开始问自己的同伴们。虽然那一天有关于贝克特的戏剧研讨会，但是主要演员们还没有到场。

“怎么啦？”

“你好像是得了脚气了吧？”

冰见子坐在那里，把脚抬起来给其他人看。

“你是说被别人传染的？”

有一个和冰见子同一届的演员，凑了过来，仔细观察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但是如果说是脚气的话，就应该是被谁给传染的吧？”

“一般都是这样患上脚气的吗？”

“我也不是很清楚。”

“反正是在脚底，也没什么影响。”

“但是那个地方的皮肤干巴巴的，就那一块儿，好像是别人的皮肤似的。”

“你用氧化锌油涂一下试试。”

“那个有用吗？我觉得鱼石脂可能会管用。”

“我试了很多种方法，觉得还是碘酒最管用。”

围在周围的同伴们开始一个一个地介绍自己的经验。令人惊奇的是，她们当中有近一半的人，曾经得过脚气。

“幸亏是长在脚底上，要是在手上的话，就糟糕了。”

“在舞台上灵动的手指，如果要是染上脚气的话，可就太糟糕了。”

“涂上一些药膏，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

“但是很难根治吧？”

“即使不能完全治好，也可以不再那么痒了。”

原来是这样啊，冰见子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把脚从椅子上放下来，穿好了鞋子。她的脚小小巧巧，脚形很好。

梅雨季节已经过去了，可是冰见子的脚气一点儿也没有好转。很奇怪，当买了有着长长的名字的成药并立刻涂上去的时候，好像感觉好了一点儿。也不知道是不是太心急了，半个月过后，脚掌那一片的皮肤，干巴巴的就好像木乃伊一样，已经风化了。洗完澡以后，闲得无聊，冰见子就开始观察自己的脚掌。变硬了的那块儿皮肤就像是矿物质一样，闪闪发光。用手指摁一下，既不疼也不痒。

“好像大象的皮肤一样。”

谁也不知道，在她舒展的脚趾中间隐藏着一个别人所不知道的部分。在她柔软的双足中，只有这一块儿像是别人的领地似的，好像和她无缘。

冰见子想到是不是要去一趟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六月底了。右脚掌好像又变硬了，但是并没有扩散开来的迹象。但是当她发现左边的脚掌也出了右脚一样的疹子的时候，她感到了不可思议。把两只脚并拢一起观察的话，不论是出疹子的地方还是疹子的形状都惊人地相似。右脚就好像是前辈一样，要稍微硬一些，而左脚和半个月前第一次发现右脚上的湿疹的情况一模一样。

“怎么没完没了了！”

冰见子气急败坏地跺了两下地板。

冰见子去的医院是她家附近的一家私人医院。广告牌上写着，外科、皮肤科、泌尿器官科、肛门科。对于最后一个肛门科，冰见子觉得很可笑。

医生是一个五十多岁的风度翩翩的男士。他刚开始看冰见子的脚的时候，说了一句：“咦？”就把眼镜去掉，再一次的仔细观察着。虽然只是看着她的脚，但冰见子还是觉得很痒。医生点了两三次头，接着就抱着肩，侧着头。冰见子想把脚收回来，但是因为医生还在看着，也就只好作罢。稍稍地考虑了一会儿之后，医生再次伸出了手，抚摸并按压了一下掉皮的那部分和周围。

“这到底是什么啊？”

“……”

医生还在盯着看。

“我擦了这个药，可是怎么也不能完全治愈。”

冰见子从手提包中取出用旧了的管状软膏药放在了医生的桌子上。

“很像啊……”

医生来回不停地看着冰见子的脚和脸，并反复地做着比较。你不是可以看皮肤病吗？那么应该看一眼就知道是什么病了啊？冰见子对于医生毫无忌惮的视线感到有些生气了。

“很快就能治好吗？”

“先做一下检查吧？”

“检查？”

“好像不是脚气那么简单，先抽一点儿血做一下化验吧。”

“血？”

医生在考虑什么冰见子并不知道。

正当她想问“为什么”的时候，护士过来在她的胳膊上系住橡胶带，紧接着在鼓起来的静脉里扎了一针，抽取了大约10cc鲜红的血液。

冰见子确切地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星期之后了。

那一天冰见子穿着一件有黑色羊皮腰带的白色连衣裙。午后，医院里只有在候诊室坐着的一位提着购物篮的妇人在悠闲地等着配药。

在门诊室里，医生依然坐在宽敞舒适的旋转椅子上。在一周之前给她抽血的那名护士，正站在医生的后面从沸腾的煮沸器里取出一个小镊子。这家医院是在距离大路大约一百米的小巷子里，因此医院的周围很静，只是偶尔可以听到孩子们嬉闹的声音。冰见子还清楚地记得，透过医生头顶上的窗户可以看到夏天特有的厚厚的云朵。那些云朵好像是要在把空气中的热量给吸走之后，就消失似的，在蓝蓝的天空中散发着光芒。

“不出我所料，就是血液的问题。”

“和血液有关的病？”

“是梅毒。”

医生很简单地回答道。因为太突然了，冰见子好像一时之间很难消化掉医生刚才说的话。

“从这里可以看出结果。”

他让她看了检查结果的报告书。

“我们用了三种方法进行检查，每种都显示为阳性，两个加号。”

冰见子看见了桌子上摊开的病例中有一张粉红色的纸，那上面写着卡恩

法、玻璃板法、绪方法，在各个方法下面都并排地标着两个加号。冰见子一下子就蒙了。刚刚医生所说的话，她还没有完全理解，好像是在听医生说别人的病情。

“从今天起就开始进行祛除梅毒的治疗吧。”

冰见子一直到护士在她的手腕根部进行注射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病情的严重性。当白色的液体被渐渐地注入进她的体内的时候，她才渐渐地感到自己得了很重的病。刹那间，冰见子变成了病人。当注射结束之后，护士拿消毒棉球帮她按住针眼。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

冰见子的声音低沉而嘶哑。

“那个嘛。”

医生用打火机点着了一根烟，吸了一口之后说道：

“还是被人传染的。”

“传染？”

“你已经被感染了两年左右了，你心里是不是有什么线索了？”

冰见子长着鹅蛋脸儿和微微凸起的额头，她大大的眼睛慢慢地睁开。护士正走向自来水管，准备用水冲洗刚才给冰见子注射时用过的针筒。用水冲洗了两次之后，护士拿起了针管走向了煮沸器。医生把还没有落下烟灰的烟卷在烟灰缸边缘轻轻地地点了好几次。

“两年前……”冰见子在口中呢喃道。两年前，一提起这段时间，还无法立刻和某个男人的面孔联系在一起。这二者之间好像是有缝隙一样，挡住了她的思绪。

“还是先注射一个疗程的盘尼西林吧。”

“能治好吗？”

“不好说，先试一下吧。”

医生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

“我该怎么办呢？”

冰见子突然意识到对于自己的病的治疗方法还一无所知，知道的也只是病的名字而已，因为这个病的名字在以前经常听说。

“你的病情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你脚掌上的疹子就是第二阶段会出现的梅毒性干癣。它们除了会长在脚掌上还会长在手上，以及额头上。”

听了这话以后，冰见子立刻张开了自己的手掌。她同时将左手和右手打开，仔细地端详着。

冰见子惊慌失措地盯着医生。

“对了，一年或者是一年半以前你的侧腹或者是胸的附近是否长过指甲盖儿般大小的淡红色的小斑点啊？”

医生探寻似的把目光转向了她。

“有没有看见过？”

“……”

“有过吧？”

医生的眼神一点一点地压过来。冰见子用痛苦的声音回答道：“我记得见过。”洗澡的时候，看见从乳房下面开始一直到腰附近都有一片一片的红色的小斑点。冰见子的皮肤与其说是雪白还不如说是苍白。皮肤透明得就好像是能够看到下面的静脉似的。如果一挠它的话，立刻就会留下红色的指甲的挠痕。那些痕迹需要好长的时间才能慢慢地消失。宇月为了使她不能够再和其他人相好，就经常用牙齿轻轻地咬着她的乳房和小腹。这样一来就会留下很有意思的小牙印。对了，是宇月。两年前的男朋友是宇月。冰见子的记忆的缝隙正在一边发出着沙沙的响声一边将那些缝隙合拢。

“那是蔷薇疹，一般过两至三个星期就会痊愈。那就是第二阶段开始的标志。”

经医生这么一说，冰见子想了起来，她曾经在穿衣镜里见到过那些疹子。那时候虽然她已经二十一岁了，但是她的乳房还是小小的硬硬的。那些斑点从她的乳房下面开始一直延伸到她那几乎没有脂肪的小腹，腰的两侧都有，就好像是大雪过后的红梅一样，那些红色的斑点一直扩散开来。冰见子看得

入了迷。“咦？”与其说是觉得不可思议，还不如说是觉得那些斑点长得真漂亮。是不是因为泡澡泡得太久了，于是她就拿毛巾将身体擦干。一直到把全身擦得火热为止，那些斑点还是没有褪去。但是冰见子对它们并没有太在意，因为它们不疼也不痒。

“所谓的传染是不是就是……”

“很少一部分是在输血的时候被传染的。除此以外，大部分都是……”

医生最后的一句话含混不清。冰见子想起了宇月。那个男人的特征就是胳膊肘微微弯曲，走路的时候，上半身就好像是要冲出去似的。应该是那个男人传给了我这种病吧？是因为我的血液中融入了他的血的缘故吧。因为血液而生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冰见子还是一点儿也不明白。

“也就是说血液中有这个病……”

就像城堡中隐藏着一位公主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她想起了这个比喻。

“病原体是一种叫做梅毒螺旋体的东西，也就是一种像虫子一样的东西。”

“虫子……”

冰见子张大嘴巴看向医生。冰见子的耳朵从短发中露了出来，而她的鼻子也轻轻地向上扬着。如果只看她的脸的话会以为她还是一个小女孩儿。

“那东西在我的血液里吗？”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医生一边点了点头一边从嘴里吐了一口烟。那些烟并没有形成烟圈，很快就消失了。房间里的湿度明显上升了。接待处传来了女人说话的声音。

冰见子的身体里正是从那一刻开始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也不知道为什么冰见子对面坐着的医生看起来好像变成了和自己是完全不同种族的人类。好像是在使用电脑进行分组似的，电脑迅速而又准确地吧嗒吧嗒地将她和医生等人分别分到了不同的组里。这个过程是机械的，不带任何感情的。

在小学分组的时候，不论我怎么请求怎么哭泣，都不会再让我回原来的那个组里了。现在和那个时候很像，都是那么的无情。不管我怎么挣扎都是没有用的。

“如果我对它们放任不管呢？”

冰见子的脸很苍白，但是她的内心却是在熊熊地燃烧。她的身体好像已经分割为向阳和向阴两个部分一样。

“进入第三阶段的话，身体上会有许多地方都出现疹子，发硬的地方会越来越多，有一部分还会发生溃烂，十年之后，就进入了第四阶段。那个时候病毒会侵袭你身体内部的神经、血管和内脏，情况严重的，还会导致死亡。”

“那么，我也会变成那样吗？”

冰见子忽然想起了奶奶曾经说过的地狱中的亡魂的样子。在做祭祀的时候，幕布上面所描绘的奇怪的裸体画一下子都涌进了冰见子的脑海中。

“如果现在就开始进行治疗的话，应该就不会出现刚才所说的那种情况了。应该可以维持现在这种状态。”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虫子在我的身体里面呢？如果我拼命地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揉搓的话，那些虫子会出来吗？它们长着什么样的脸？什么样的尾巴呢？是怎么样进行蠕动的呢？是像蚯蚓呢？还是像蜈蚣？或者是像我在书里看到的大脑袋精子一样呢？它在蠕动的时候会发出声音吗？它们是靠吃什么维持生命的？它们是不是像蛇一样蜷着身子在我的体内做窝啊？是我在养活它们吗？如此瘦弱的我能养得了那么一大群的虫子吗？现在我的体内已经充满了虫子，就连毛孔里都时不时地会有虫子爬出来。

“只要打针的话，虫子就会消失吗？”

“基本上都会消失的。”

“不能完全……”

“我们还是先开始治疗吧。”

医生好像感觉到了冰见子想要问些什么了，于是就从眼镜的下沿温柔地看向冰见子。冰见子的眼中倒映着医生、天空和云朵。云朵下面的房檐只能看到一半。煮沸器在沸腾着，里面的针筒和煮沸器的外壳相互碰撞着发出响声。

二

冰见子和宇月认识的时候，是二十岁的夏天。

在那以前的两年，冰见子一边在私立大学上课，一边在“创造”剧社担任见习演员。戏剧表演是冰见子从高中开始就有的梦想，因此她继续向着梦想迈进。剧团的排练和碰头一般都是在白天进行的。休息日的时候还好说，但是除此以外，就不得不旷课了。秋天剧团进行公演的时候，冰见子第一次登上了舞台。虽然只是一个跑龙套的，并没有台词，但是对于冰见子来说，单是因为这是第一次登台就足够让她高兴了。正是从那时候开始，相对于上学，她开始把越来越多的时间投入到了剧团的排练里面。

泪
壶

冰见子在大学学的专业是国文，老师们上课讲的都是老一套。和这个相比，在剧院里和大家一起说说话，活动活动身体就要充实得多。她觉得如果想当演员的话，没有必要一定上大学。于是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冰见子退学了。

冰见子家在北海道的札幌开了一间比较大的杂货店。家里每月都会给冰见子寄生活费，但是当他们知道冰见子退学了，并在一家剧团当演员的时候，她的父母勃然大怒，发话说要停止给她寄生活费。冰见子没有退缩，她相信只要想做的话，就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到。考虑到以后没有生活费的生活，她决定到剧团前辈开的快餐店打工。然后在这段时间里，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让父母刮目相看。

冰见子第一次得到引起人们注意的机会是在休学之后第二年的春天。一个电视导演来冰见子所在的剧团挑演员。工作是给一家叫做Y的女性内衣拍广告。

对方的条件是要选一位“天真可爱的千金小姐一样的女演员”。虽然是卖内衣的，但是广告赞助商要求女演员必须要看上去特别的清纯。

包括冰见子在内共有三名候选人。在这三个人当中，冰见子年龄最小，个子最低。北方养育出来的雪白的肌肤，给人一种文静稳重的感觉，可能是因为略微凸出的额头，大大的眼睛，微微上翘的小巧的鼻子的缘故吧。

最后的审查是在电视台的小会议室举行的。除了负责的制片人花岛先生之外，另外还有赞助商方面的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稍微发福的男人也出席了这次的审查。经花岛介绍才知道他是Y公司的宣传部长宇月。宇月一边听着花岛的介绍一边点着头，时不时地还做着笔记，并不停地抬头对这三个人做比较。给人的感觉是很严厉的。

进行过简单的提问之后，就要求她们合着播放的慢节奏的音乐自由地摇摆着身体。这是因为在将要拍摄的广告中有要求演员们穿着内衣在开满鲜花的野地上慢跑的镜头。

在审查结束三十分钟之后，他们才决定选用冰见子。在剧团中的地位和你拍不拍广告无关，只是因为这样一来，就会得到一些报酬，另外在媒体间的知名度也会有一定的提高。说不定这只是一个开端，以后还会有其他的好事情呢。至少对乡下的父母来说，和质朴的戏剧表演舞台相比，电视的说服力可能会更大一些。

冰见子出演的这则广告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但是私底下业内对它的评价还不错。冰见子均匀而又小巧的四肢伴随着音乐被长长的女式内衣牵动着。头朝下，身体却慢慢地向上升起。她的面孔中除了可爱之外还有一点莫名其妙的美艳漂在上面。冰见子按照规定将得到的酬劳的三成按照规定交到了剧团里面。剧团有规定，凡是通过剧团得到的收入都要上交三成。

当冰见子听说在审查时，制作人和赞助商的意見不一致的时候，已经是审查过去了一周以后。制作人花岛觉得与冰见子相比，年长一岁的香月祥子更合适一些。而赞助商方面强行通过了让冰见子来拍那个广告的决议。

难道那个人认识我吗……

冰见子想起了那个有着茶褐色的眼睛，用胳膊肘支着桌子一言不发的，直盯盯地看着她的有些老态的男人。

在拍摄结束一周以后，宇月邀请冰见子吃晚饭。说是为了“祝贺拍摄过程一切顺利”。等她到了约定的饭店之后，发现花岛和宇月正等在那里。冰见子和花岛已经很熟了，说起话来很随便，但是，她还没怎么和宇月说过话。